

雨打梨花

四幕悲劇

趙清同書



行編社刊月廿

雨打梨花

(又名活)

四幕悲劇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再版

婦女文藝叢書

雨打梨花

(又名浩)

每冊定價國幣二百元正

郵費另加一成

著者 趙 清 閣

編輯人 陸 翰 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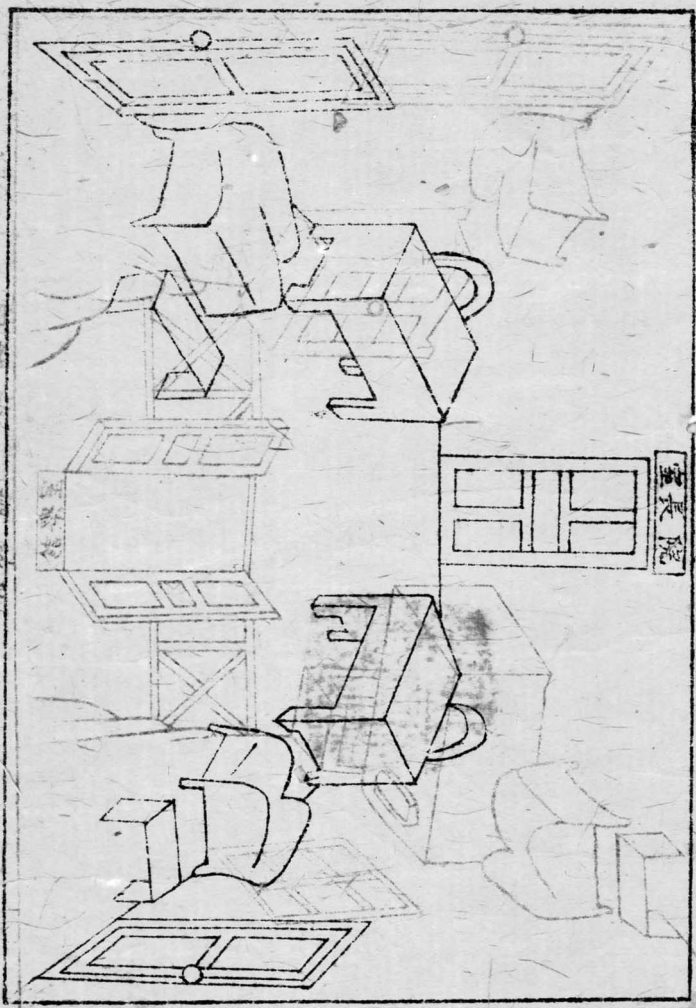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所 婦女月刊社

重慶南岸放牛坪六一號

印刷者 文化建設印務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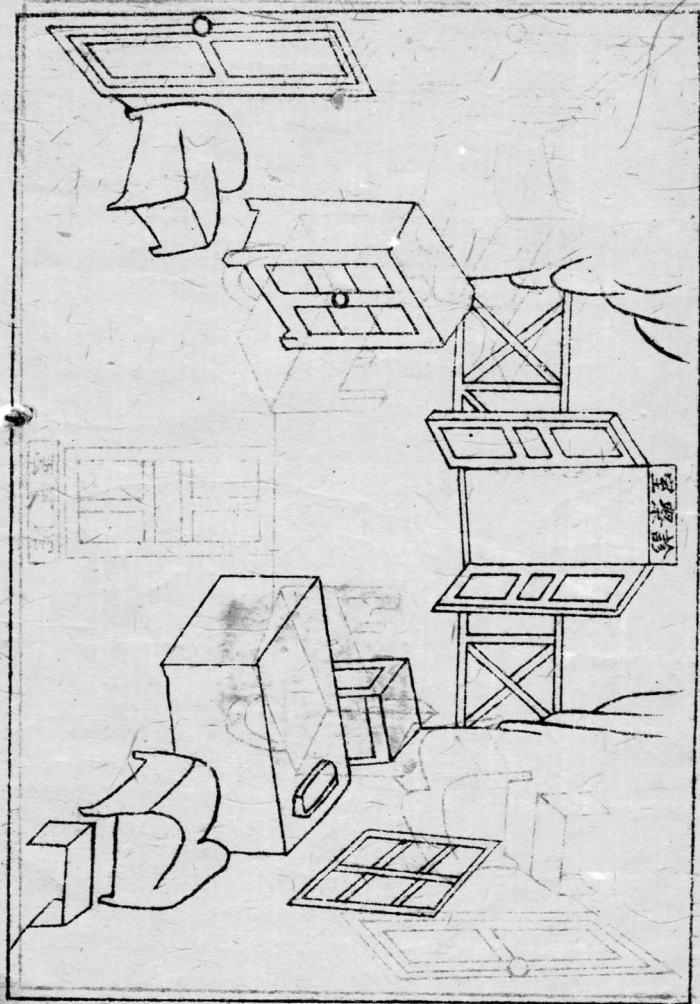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靈長院



第一幕景
院長室

第二回 幕景 診察室



自序

在自己的幾個劇本裏，我是比較喜歡「活」。從開始執筆到脫稿，都一貫保持這種心情。因為如此，寫來就不曾節制，而廢寢忘食，任狂流急下，至于不及完工，就半途病倒了！病中，仍不忍擱置，力疾促成，「活」遂得誕生；我却幾乎死去。今日回想，猶覺悚然！我喜歡「活」，並不敢說「活」好。「活」是一個偏於心理描劃；文藝性稍重的「溫」戲。她既沒有熱鬧的場面；又缺少所謂「噱頭」；她老老實實地表現了激發愛國思想與「戰」情緒的主旨，而未在「生易經」上有過分的着眼。這一點，假如你不用戲院老闆的眼光去看她，或許你同我一樣，也很喜歡她。

「花木蘭」這個劇本，是根據歷史題材寫的。為了合乎戲劇的條件，有些地方不免稍加強調，但絕沒有敢過分地歪曲史實。我自幼就很愛這個動人的故事。看見有人把它寫成小說；也有人把它編成電影，惟獨還沒有人把它改編成劇本，心中不晚癢癢和懣懣。值此時代，深有感於中國英雄難到舞台上，用以鼓勵婦女從軍的必要；這麼想，便決定了擔任下這個工作。但從收集材料到脫稿，並不花多少時間。材料雖是相繼的豐富，而終行跡能寫好，這却是使我非常地不安。同時，因為怕自己歷史知識不夠，所以那幾處與史實相違背的地方，只好讓讀者自己去對照。關於「活」與「花木蘭」都是以婦女為重心的題材，所以都首先由「婦女月刊」發表。不久

目次

一、自序

二、雨打梨花(又名活)(四幕劇)

三、花木蘭從軍(五幕劇)

雨打梨花(又名活)

時間：

第一幕——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。

第二幕——距第一幕一月後。

第三幕——第二幕的當日。

第四幕——距第五幕一個半月。

地點：

第一幕——上海霞飛醫院院長辦公室。

第二幕——上海霞飛醫院診療室。

第三幕——同第一幕。

第四幕——同第二幕。

人物：

賈曼玲——二十七歲。端莊大方，溫文典雅。為人富于理智，性情恬靜賢淑。心地良善。

慈祥。生得嬌媚婀娜，美色秀顏，兩條濃眉罩下一雙大眼，充分表現出青春的光彩。

高維光——五十一歲。是一位著名神經系的外科醫生，執教醫學界多年，能力學識均極

高難夫

卓越。爲人仁愛，熱誠，性情直爽乾脆，頗爲人稱道。不幸國爲合類，難逢，遺餘力，因之逐漸積勞成疾，痛苦煩惱，幾不能忍。「八一三」抗戰發生後，將私有之霞飛醫院貢獻國家，改作後方重傷醫院。高難夫親爲受傷將士治療，不辭辛勞，生得瘦弱不堪，背微佝僂。臉色蒼白，身軀矮小，字短氣。願示著暮年蒼老的憔悴。賈曼玲的丈夫。

薛斯里

二十六歲。剛由陸軍學校畢業。「八一三」抗戰發生，激於愛國情緒，奮勇參加抗戰。爲人坦白，直率，熱情、勇敢。堅毅、忠貞。生得英俊標緻。賈曼玲的弟弟。曾讀書。

夏雨沙

三十歲。外科醫生。思想頭腦清晰純正。性情沉毅、忠厚。生得健壯魁偉。高維克的學生。也是他最信任得力的助手。

甘醫生

三十五歲。霞飛醫院的醫師。爲小姐——二十多歲。霞飛醫院的護士。

李排長

三十多歲。受傷的軍官。阿——二十多歲。霞飛醫院的僕從。

第一幕

時間：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

地點：上海霞飛醫院院長辦公室。

(幕)

人物：高維克

賈曼玲

夏雨沙

阿

薛斯里

佈景：院長辦公室。舞台正面上首爲出入門，左面下首爲通休息室門。右面下首爲通診察室

門。左上端斜置大辦公桌。桌上陳設文具及電話。桌外旁置雙人沙發，長茶几。右上

端置辦公桌，桌上陳設文具及打字機。桌外旁置單人沙發，小茶几。

閨幕：打字機「軋軋」地響，賈曼玲正忙於工作。高維克在伏案寫什麼。時而仰首注視賈曼

玲，便一陣喜悅；忽而想起什麼，又是一陣憂愁。矛盾的痛苦，使得他終於按耐不住

地站起來，煩躁不安地踱着步。顯然內心交織着一種複雜的情緒。

高維克：（以後簡稱「高」）曼玲！（忽然走向她座旁地喊了一聲。）

賈曼玲：（以後簡稱「賈」）喂！（答應他，嫵媚地微微笑着仰起頭，等候他的下文。）

高：（欲言又止，急忙轉身，仍舊徘徊。）……

賈：（很理解他的心情，而並不覺得驚奇的樣子。極溫柔憐愛地問道：）維克，你有話要同

我講嗎？

高：（不甚自然地搔着手。）唔，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

(這雨夏雨沙拿着一張紙張自出入門上。)

夏雨沙 (以後簡稱「夏」) 老師，這是上個禮拜藥房的賬單。(說着把賬單放在高維克的

面前。拘謹謙恭地站在一旁。)

高 唔！(坐下去，翻閱着。忽然目光停留在「一張賬單上，不快地道：) 怎麼，這一張發票

存根和賬簿上的入賬不相符？

夏 (急忙趨前觀看。) 不符？恐怕是開發票的人寫錯了吧！

高 (發氣地道：) 你怎麼知道是開發票的人寫錯了？又怎麼知道不是記賬的人搞了油？

夏 (很畏懼地道：) 我想，他不敢，櫃台上管賬的吳先生，是一個挺老實的人。

高 (簡直怒不可抑地。) 然而事實上這一筆賬，確是相差五十塊錢，不對頭呀？

夏 那麼，讓我再去叫他們仔細地查看看。

高 (肯定地。) 不管怎樣，吳先生總應該負責。

夏 當然。

(阿四匆匆上。)

阿四 (以後簡稱「阿」) 有一位薛先生要見院長同夫人。

賈 (不及高維克回答，連忙起身向外迎接道：) 啊！是表弟來了，維克！

(這時薛斯里穿着一身破舊軍服上。)

薛斯里 (以後簡稱「薛」) 表姐！(熱情地喜悅地緊緊握住賈曼玲。又向夏雨沙招呼道：

高

（夏大夫！你瞧，雖然咱們才只見過一面，但是我卻記得挺清楚，你是夏大夫。）
 然後轉身走到高維克桌前，笑嘻嘻地道：「愛喲，我的老大哥，你怎麼老這樣忙呀？
 （餘怒未息。又加之目睹剛才他和賈曼玲那種親熱的情形，不免嫉恨。只免強欠身和他
 握握手，冷冷譏諷道：）近來過得挺好吧？要不然，就是在前方打勝了仗。不是嗎？你
 看你這一臉子愉快神氣，充分表現了你的幸運。」

薛

（並不以為他是諷刺。很恬怡地坐到雙人沙發上，輕鬆地吁一口氣道：）唉！其實，我
 們那有你們在後方的人們舒服？在前線，大家只知道打仗，殺敵人，誰也想不到個人的
 幸福問題。至於作戰勝利嗎？這也確是真的。自從前天我們收復了楊樹浦海軍碼頭，八
 字橋以後，我們因為佔了優勢，接着就向敵人的虹口司令部進攻，使得敵人不能不自動
 地潰退。這一役，不但振奮了我們的士氣，而且保證了上海的安全。（言下不勝興奮。
 （阿西與衆人斟茶後下。賈曼玲坐到單人沙發上，很激動地傾聽着。夏雨沙這時拿起
 賬單預備走。）

高

（正好沒處出氣，遂藉此向夏雨沙發洩道：）告訴他們吧，我這所私人醫院，從明天起，
 改為國家的後方重傷醫院了。藥房和門診，一律暫且停止營業。我得為國家盡點義務，
 我的財產只可以獻給抗戰，不可以讓他們隨便揩油的。（說罷狠狠地把握簿扔在一邊。）
 我知道了。（拿起賬簿向薛斯里道：）薛先生，請坐吧，我還有點事要到外面去，咱們改
 天再談。

夏

薛 請便，夏大夫用不着客氣。

（夏雨沙匆匆下。高維克離開辦公桌，坐薛斯里身旁。）

薛 那麼？維克！你把這所醫院，改為重傷醫院了？

高 是呀。因為我人老了不能從軍作戰，只有着從軍作戰的將士們盡盡義務；要不然，就對不起國家，也對不起你這位少壯英雄啊。（譏諷地拍了拍他的肩。）

薛 （毫不介意地）：這樣說，我倒要代表前方作戰的弟兄們，向你行禮致敬了。（說罷，真地起立行了一個軍禮。）

高 （微微一笑）：這倒不必，反正也是我作國民的責任。

賈 （還一直關注着剛才薛斯里對於戰事的講話。所以便乘隙插口問道）：表弟，聽你剛才談到關於戰事的消息，似乎挺樂觀的。

薛 （彷彿驚訝了一下。）：可不是嗎？敢請表姐不相信？你悲觀？

高 （冷冷地搶着道）：據我看的確不像你所說的那麼簡單。自從蘆溝橋戰事發生，不過一個月的光景，就先後失掉北平；天津；現在敵人又在積極進攻保定，倘若保定再守不住，這樣下去，山東，河南不是全要陷入危境嗎？抗戰前途，還有什麼可樂觀的呢？

薛 （沉着嚴肅地道）：你不能這樣悲觀。維克！剛才你還說過：你要為抗戰貢獻，這正說明了你希望中國不亡，那麼，你為什麼不抱定必勝的信念呢？告訴你，朋友！偉大的中華民族，絕不會輕易被一種強悍無道的侵略所殞滅的。請只管把眼光放大些，看遠些，

高 薛 高 薛 高

不要儘計數於目前土地的得失；須知道，我們不是閃電式的戰略，我們是持久抗鬥的戰略，也就是以時間征服空間的戰略。所以，朋友，請放心好了。戰爭還剛開頭，只要我們堅定抗戰到底的決心，最後勝利必然屬於我們。（說着顯示了興奮的喜悅。）

（輕蔑地冷笑道：）「嘻嘻，斯里！你找錯了對象啦？要知道，我老薛老了，可究竟不是小孩子，或不識字的人呀！要說教，還是請你到幼稚園去，或是農村民間去，我，我也許比你知道的更多些。」（已經表示不快意了。）「或則是這樣，不過，由你剛才所講的話看來，至少，你是對於這次的戰爭不十分明瞭的。所以我才向你解釋一下。但，並不是什麼「說教」，請別誤會。」

（不服地，用牙齒咬着鬚尖，辯道：）「我不明瞭？哼！你太自傲了。老實講，我不但明瞭，而且明瞭得透澈。只是我不太喜歡跟人家發些淺薄的議論，唱些虛偽的高調罷啦。（有些氣了。）想不到你竟然認為我是「唱高調」。照你這樣說，那麼中國根本就不應該抗戰啦？反正結底兒還是敗，倒不如先妥協的好囉！」

別誤會。老兄，我的意思是：儘可以一面沉着抗戰，一面還得積極充實力量。光憑一股子熱血是不行的。吹牛，逞強，更糟。要精，要實，要公，要廉，要義。（急急折衷地和解道：）「雖說的話也不錯，你們年青人就是火氣大。作事，講話，都愛誇張。不過，又要說回來，中國若沒有你們這些生命力支持着，恐怕也太死沉了。你說

高

不是嗎？維克！

嗯，年青人本來比年老人可愛。年老人失去了年青人的天真活潑，不要說你們討厭，就是我自己，也覺得怪討厭的。（說着站起來走向辦公桌前坐下。臉色很難看。）

（賈曼玲和薛斯里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眼光。接着薛斯里走向賈曼玲的面前。）

表姐，姑母還在上海嗎？

不。她老人家早就到南京去了。你們府上呢？

聽說爸爸也到南京去了。最近沒有接到他的信。

（天真地坐到她的沙發靠背上）可不是嗎？自從姑母嫁到上海來以後，就再沒有回去過。爸爸也從來不曾離開北平。天南地北，真好像是隔着兩個世界似的。其實，坐火輪，只是兩三天的路程。

大戰以後，我一定去北平玩玩。我太仰慕那古老的都市了！

不過，沒有上海時髦。噢，表姐，近來上海還是那種歌舞昇平的景象嗎？

當然。反正抗戰與那些醉生夢死的人們沒有什麼關係。一天，敵人的槍尖沒有瞄準到他們的胸口，一天，他們就不會覺悟。所以儘管前方火線上在浴血抗戰，儘管後方舞廳裏還照樣跳華爾茲。

（憤憤地道：）真是一羣冷血動物。

誰說不是。

夏 高 夏 高 夏 高 薛 高 夏 薛 賈 高

（一直在不耐煩地聽着他們講話，幾次想開口阻止，皆未遂。這時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厲地道：）受玲，我想，無論如何你應該在今天把那些藥方兒給打出來。因為，我急於要整理。

是的。（連忙走向辦公桌前坐下。）對不起。表弟，我們不能陪你，因為今天一定要把許多事情辦個結束；所以忙的很，你先看看書吧。

沒關係，表姐。（回到雙人沙發上坐下。）從茶几底下拿出一本書報看着。）

（夏雨沙上。）

老師，吳先生說，那一筆賬只有把上個禮拜的進款，拿出來對對就可以證明了。

進款？進款不是昨天拿去買儀器了嗎？

（爲難地道）那麼，只好讓吳先生賠償出來啦。

（用教訓的口吻說：）按理，管賬的人是不能弄錯一分一釐錢的。像吳先生這樣糊塗，怎麼可以負責會計的職務呢？以後請他細點心，這一次，算我倒霉。

是的。噢，老師，外面有一位患急性肋膜炎的婦人，來請你檢查檢查。

（又氣了。）我不是已經登報聲明，停止門診了嗎？

她說，報上登着從明天起停止門診，所以特意今天趕來。

可是，今天我不是還有許多事要辦嗎？

我也這麼拒絕來着，怎奈她苦苦哀求，看着也怪可憐的。